

临港观花小语

□ 赵杰

春日,滴水湖畔的上海鲜花港吸引着无数赏花人。

早就听说那里的郁金香,如织锦般铺泻在林间、草地、湖畔,红的热烈,黄的灿烂,白的圣洁,粉的妖娆,紫的华贵,蓝的绚丽,黑的深沉……

随家人来到这里,正巧细雨绵绵,不免有些遗憾。但是,听南汇口音的护绿工介绍,幸亏下雨,不然游人如织,留影十分困难,更不用说安心观赏了。

一位在生态区暖棚工作的同志告诉我,这里有500多种、300多万株郁金香。郁金香是一种高雅、名贵、名贵的花卉。十六世纪被引进荷兰,并定为国花。在荷兰有这样一句话:“有钱人

如果没有郁金香,就不算真正富有。”在当时,一个珍贵花头价值100英镑,几乎相当于一座别墅的价格。后来,经过长期改良品种及大量栽培,郁金香渐渐演变成大众化花卉。记得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写过传奇式小说《黑郁金香》,他赞美这种花“艳丽得叫人睁不开眼睛,完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”这又给郁金香披上一层罗曼蒂克的色彩。

淅淅沥沥的雨,如断线珠帘,坦然弹奏着清音。眼前,天生丽质、高雅华贵的郁金香和朴素端庄的茉莉花、嫩绿可人的米兰站在同一个屋檐下,他们的和美恬静让人心动、让人沉醉,他们的虔诚让人遐想。

无论花儿生长在什么样的角落,它都是美丽的,因为它在哪里都是风景的点缀。

无论花儿长得是否香艳,它都是高尚的,因为它在哪里都为人类默默付出。

郁金香从花开到花谢约7天,有些花儿花期更短,昙花也许最短。其实,花期或长或短,花儿都是可爱的,因为它为了这香气的绽放、为了将生命的美丽呈献给世人,付出了长久的等待。

许多时候,我们都无力阐释生活中的人和事,却依稀感觉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像一朵花,都有一顆花魂。

如果说一朵鲜花就是一个美丽

的灵魂,那么一朵鲜花也是一个高尚的生命。

盛夏的青荷,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”清纯如青春年华。

一望无际的油菜花,历尽风寒洗尽铅华,依然生命如火,恰似人生的中年色彩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如烟如雾,即使飘落依然一片洁白,人生的晚年该如梨花一样安静而淡泊吧……

我不会种花,也不会赏花,更不懂脉脉花语。不过,我感到,观花给喧嚣的红尘带来一方宁静的天地。百花开在四野,盛开在我们的眼里,也盛开在我们的心中。

闲说鲥鱼

□ 黄顺福

鲥鱼与熊掌鹿唇齐名,古代被列为八珍之一。可是它出水即死,想吃活鲥鱼只有到镇江金山、焦山一带。我们游焦山,当然想一快朵颐。

游罢幽静的华严阁,寻觅肃穆的定慧寺,漫步高矗的观澜阁……怎么也找不到食鲥鱼处。走累了,几个人便坐在别峰庵郑板桥读书处,聊起鲥鱼来。

“三千里路不三日,知毙几人马几匹;马伤人死何足论,只求鲥鱼呈至尊。”鲥鱼历来是宫廷的御膳品,进贡鲥鱼的制度始于明、盛于清。“每三十里为塘,竖立旗杆,日则悬旗,夜则悬灯。通计备马三千余匹,役支数千人。”“州县各官督率人役,运木治桥,凿石治路,昼夜忙碌。”那情景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相比,声势浩大多了。清康熙年间,山东按察副使张熊麟曾写奏章,要求取消这项劳民伤财的进贡。

“穷书生是无法消受鲥鱼的。据说苏东坡到苏州称自己不识鲥鱼而遗憾终生。我们游焦山而不见鲥鱼,也是遗憾啊。”一同伴笑着说。

笑声引来一位陌生老先生的不满,他指着板桥读书处的石刻告诉我们,郑板桥吃鲥鱼经验丰富。他说,“江南鲜笋趁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当时人们认为夏令食鲥鱼为宜,而他却说三春时令鲥鱼与鲜笋都是佳肴,此时鲥鱼脂肪肥厚,味道鲜美。清袁枚也说:“有先时而见好者,三月食鲥鱼是也。”

“河豚过后无珍味,直得鲥鱼始值钱。”河豚鲜美引得人们以死相拼,鲥鱼的鲜美直追河豚。那老先生说,20多年前,他曾在焦山吃过鲥鱼,坐着慢慢品尝,同人聊聊鲥鱼的传说故事,那情景终生难忘。如今鲥鱼稀少成了珍品,价贵难觅。但是,长江生态环境正在改善,鲥鱼会增多的。“你们想吃鲥鱼么,明年来碰碰运气吧。”

和风阵阵,以权谋鱼者毕竟不多。凡事都讲机缘,我们与鲥鱼无缘,但和保护长江生态相关。听了老先生一席话,倒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。

野云轩

败笔

□ 游仙

在苏州的定园里,吴王夫差的塑像边坐着美丽的西施和郑旦,当然这两位美人也是雕塑的。我匆匆地看过,只知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夫差施了美人计,把西施献给了夫差。

同行的赖云青先生对我说,你看郑旦在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哦,这时间相差了几百年啊。我佩服他的心细,同时也为园林部门粗心大意而遗憾。

最近,与丁锡满、李伦新、丁法章等聚会于古猗园,我重提此事。丁锡满先生说:从春秋到东晋相差了上千年呢。

近日,我请教对历史颇有研究的黄友斌先生,他算了算,相差850余年呢。

吴越之争乃春秋时期,王羲之为晋朝人,郑旦怎看得到800多年以后的兰亭序美文呢,败笔。

春游

□ 戴达

春游爬山
春雨淋湿衣衫
回家成了一只落汤鸡

妈妈将我湿漉漉的衣衫
晾在太阳初升的院子里
晾干的山风吹走了
晒干的山雀子的鸣叫飞走了
晒干的伙伴们的嘻闹声飘走了
只有晒干的那一声尖叫
山中遇蛇时的那一声尖叫
回到我的耳朵里
还有打湿我衣衫的雨声
一滴也没有溜走
洒落在那一片泥土里了



郁金香“集会”

□ 顾洪行/摄

蚂蚁和蚂蚱

□ 王泽清

一只蚂蚁和一只蚂蚱移居新加坡。

春天来了。蚂蚁说:啊,山多漂亮,水多美丽,这里的春天和我的故乡一样啊!蚂蚱说:啊,花多鲜艳,草多可爱,这里的春天和我的故乡一样啊!

春天里,勤劳的蚂蚁已经为过下一个冬天修建房子了。蚂蚁劝蚂

蚱不要老是玩,也应早作准备,否则,到了冬天,便是寒号鸟一样的下场了。蚂蚱回答:你忙你的吧,我不急。

夏天来了。蚂蚁说:啊,天这么热,和家乡一样。蚂蚱说:啊,雨这么大,和家乡一样。

天晴了,蚂蚱劝蚂蚁少干点,歇一会儿。蚂蚁不听。日月如梭,光阴

似箭,秋天转眼就要来了呀,它不仅暗暗替蚂蚱着急,甚至还生出几许悲哀,因为它想起了一句话——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几天。

秋天来了。蚂蚁说:怎么和故乡不一样了?草和树叶没变黄啊。蚂蚱回答:你不知道吗?新加坡没有冬天,秋天时,叶子当然不用变黄啊!

蚂蚁停下手中的活,疑惑着……

鲥鱼诗

□ 成器

鲥鱼列长江三鲜之一,不用去鳞,以保其天然纯味。烹煮鲥鱼,可清蒸、可红烧,以清蒸为佳,佐以姜末香醋蘸食,味更鲜美。

诗人都推崇鲥鱼的美味。北宋苏东坡诗曰:“姜芽紫酸炙银鱼,雪碗擎来二尺余,尚有桃花香气在,此中风味胜莼鲈。”句中的“银鱼”即鲥鱼。而当代诗人郭沫若也有诗赞鲥鱼:“鲥鱼时已过,齿颊有余香。”他们都把鲥鱼之美诗化了。

被重围的“土堆”

□ 龚静

背山面水,无论古时风水观念,还是现今科学观测,总是造屋起舍的最佳选择。推而广之,一地一域,有山有水,可谓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如果生活的城市,方圆既有现代繁华,又具山水清灵,宜居宜游,除了感谢上苍,夫复何求!

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,固然也有黄浦江长江口的水色,惟缺山之雄浑,实在是颇为遗憾的。或许有人说至少尚有余山可登,只是海拔99米的高度到底不够山之本色,大土堆罢了,似乎是老天爷给沪地沪民的安慰。

终究比平原高,何况有起伏、有草木,尤其余山竹色青青,远观亦有山色缕缕,近视乃可踏青闲游,何况

天文台和教堂并立,宇宙之奥秘和上帝之慈悲呼应,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”仿佛是为余山度身制作的。只是,在商业时代,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,尤其是平原上海,如余山这样千年难寻的大土堆岂能只是“本色出演”。哪管余山愿不愿意,山上的那些百年老树经年苍竹,在资本看来,都是挂满孔方兄、金元宝的。于是,从天文台最高点望去,四野别墅,八方公寓,密密集集,把个余山重重包围,反正只要能看得见余山,哪怕只剩下米芾画中的“米点皴”,也要拉来做楼盘广告,比如“悦居余山”之类。距之咫尺的,当然更是气魄非凡地说什么“收藏余山”,据相关资料,自2001年

开始规划建造的余山别墅区有几十个,已然高端豪宅的象征。可怜见的,东西余山两个大土堆,如此被商业资本“体面”地把玩。

记得几年前有机会路过余山,看到与西郊某官共享上海滩顶级别墅尊荣的某园,背依西余山,园内人工湖汀渚沙洲,草坡一带缓过一带,倒未见房子,原来“虚席以待”,等候富贵客人上门订购,量身定做。自然不能随便进门溜达,粗链条拴着的狼狗把门,虎视眈眈。宝地风水得以雄厚资本买单。好在余山的文本还在那里,尽管到处被借用挪用,还是难以修改。

返程的出租车司机原先是开集卡的,“以前这里哪有这么多路这么

随想录

多房子哦。”当然,发展是硬道理,城市化进程是硬道理,油菜花从一望不可际到住宅小区间见缝插针地小片小片黄灿灿,可以想见的是最后残剩路边一截一截地惊艳都市春天。在余山内,或许实在太小了,周边马路的汽车声呼啸而过,建筑工地的轰鸣从不停歇,甚或鸟鸣未曾入耳过——希望这是耳朵临时故障,抑或周围的噪音早已淹没了小鸟的啼啭。

教堂正修缮中,天文台影视室里循环播放着《幽浮之迷》,游人或小憩或溜达,摊贩卖着花哨粗俗的旅游纪念品,工人们还在焊接着不锈钢栏杆——不明白质朴的山道何必要这么多亮闪闪的栅栏。宁静的或许只有天文台背后那排老旧的空屋以及屋后的老树们。苍劲的虬枝树冠、蒙蒙的绿,在山下的排排住宅看来,倒是看得见风景的一派宁静了。



速写古猗园 □ 张安朴/画